第一章

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，可是极富于魅力，男人见了她，往往要着迷，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。原来这位小姐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质：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，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。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，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，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。可是质地虽然不调和，她那一张脸蛋儿却实在迷人得很，下巴颏儿尖尖的，牙床骨儿方方的。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，不杂一丝儿的茶褐，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，眼角微微有点翘，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蛾眉，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，划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。就是她那一身皮肤，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，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,就要拿帽子、面罩、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,舍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。

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明的下午，思嘉小姐在陶乐垦植场的住宅，陪着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——一个叫汤司徒,一个叫汤伯伦的——坐在一个阴凉的走廊里。这时春意正浓，景物如绣，她也显得特别的标致。她身上穿着一件新制的绿色花布春衫，从弹簧箍上[①]撑出波浪纹的长裙，配着脚上一双也是绿色的低跟鞋，是她父亲新近从亚特兰大买来给她的。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，穿着那窄

①旧时妇女撑裙子用的一种弹性圈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窄的春衫，显得十分合身。里面紧紧绷着一件小马甲，使得她胸部特别隆起。她的年纪虽只十六岁，乳房却已十分成熟了。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，不管她那梳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，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，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。她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嵌在一张矜持的面孔上,却是骚动不宁的,慧黠多端的,洋溢着生命的,跟她那一副装饰起来的仪态截然不能相称。原来她平日受了母亲的温和训诲和嬷嬷 的严厉管教，这才把这副姿态勉强造成，至于那一双眼睛，那是天生给她的，决不是人工改造得了的。

当时他们哥儿俩，一边一个，懒洋洋地躺在思嘉小姐两旁的两把椅子上，眼睛瞅着由高玻璃窗照进的阳光，那四条穿着长统靴的腿胖儿互相交搁着，没精打采地谈笑着。他们的年纪是十九岁，身材六英尺二高,长大的骨骼,坚硬的肌肉,太阳晒黑的面皮,深金褐色的头发，眼光和乐之中带几分傲慢，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褂儿，芥末色裤子，相貌也一模一样，像似两个难分彼此的棉花荚。

外边，傍晚的斜阳正照在场子上，使得那一簇簇山茱萸的白花在一片娇绿的背景上烘托得分外鲜明。那哥儿俩骑来的两匹红毛马儿，现在夹道里吊着。马脚跟前有一群到处随行的猎犬在那里吵架。一段路外，还有一头黑斑点的随车大狗，耐着性儿在那里等候主人回去吃晚饭。

这些狗、马和他哥儿俩之间，仿佛存在着一种血统关系，比他们的交情还要来得深。它们同样是身体健康、无思无虑的年轻动物，也同样的飞龙活跳、兴高采烈。他哥儿俩跟他们所骑的马同样的顽皮，不但顽皮而且恶作剧，可是谁要摸着他们的顺毛，他们却又脾气好得很。

这两位哥儿和一位小姐，都生长在殷富舒适的大户人家，打出娘胎就有人从头到脚地服侍着，可是他们的面孔都不像娇生惯养，倒像是乡下的粗人，因过惯室外生活，不曾在书本里耗费过脑筋，所以身体都很强壮，态度都很活泼。原来同是佐治亚州一州里面，

南部和北部的风气大不相同，南部开化较早，居民都讲究读书，崇尚风雅；北部则如这里的葛藟墩区,还是草莱初辟,居民未脱粗犷气,并不懂得怎样叫文雅,子弟不会读书,也不以为耻辱,他们所关心的,只是棉花要种得旺,骑马要骑得好,开枪要开得准,跳舞要跳得轻松，追女人要追得得体，喝酒要喝得不至于坍台。除了这几桩事儿，他们就一概置之度外，也不管那些南部人怎样瞧不起他们。

现在讲的这两位双胞胎，对于这几桩事儿正是无一不在行，无一不谙练，早已是远近闻名的；就只对于书本里的东西，他们却老是一窍不通，也已同样的闻名远近。他们家里的钱比人家多，马比人家多，奴隶比人家多，都要算全区第一，所缺少的只是他哥儿俩肚里的墨水，少得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今天他们有工夫坐在郝小姐家里瞎聊天，也就为肚里缺少墨水而起。因为这两年中，他们已经连续给三个大学开除出来，这回给肇嘉大学开除,算是第四次了。他们出了学校门,觉得没事做,这才跑到这儿来混混儿的。他们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叫谚谟，一个叫保义，本来也都在肇大，现在看见两个弟弟不受那边的欢迎，便不愿再在那边待下去,也陪着他们一同退学。其实在司徒、伯伦自己,对这回的再被开除，心里倒并不难过，只是觉得有些好玩罢了。这位思嘉小姐呢，她是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中学以来，就一直不曾情情愿愿地翻过书本，所以对他们哥儿俩颇有同情，也只觉得这事儿好玩得很。

“我知道你们俩对于这事儿是不在意的，想来谚谟也不会难过，”她说，“只是保义怎么办呢？他是向来把教育看得很认真的。以前在佛大、亚大、南大,他都给你们拖了出来,现在肇大,又给你们连累得读不成。要像这样子，他是永远没有毕业的日子了。”

“哦，那不要紧，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去跟巴万里推事读法律的。”伯伦毫不在意地回答，“而且,这学期我们反正读不到头,反正是得回家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就为战争啊,傻子!战争是说不定哪天就会起来的,你想战争起来之后，我们还会在学校里待下去吗？”

“哪来的什么战争!”思嘉不耐烦地说。“不过是大家这么说说罢了。上礼拜卫希礼跟他的父亲还对我爸爸说联盟州[1]的事儿,咱们派在华盛顿的委员已经跟林肯先生说妥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北佬儿害怕咱们，不敢打的。哪来的什么战争！我就顶不爱听这句话。”

“哪来的什么战争!”那两位双胞胎愤怒地嚷了起来,仿佛是受了人家欺骗似的。

“怎么,亲爱的,战争是当然要起来的呢,”司徒说。“北佬儿也许害怕咱们，可是前天包利革将军拿大炮将他们轰出了嵩塔儿要塞,他们这就不能不打了,不然的话,这脸丢到哪儿去呢?讲到联盟州——”

思嘉鼓起腮帮子，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。

“你要是再讲一声‘战争’,我就马上跑进屋子去,把门关上。我一生一世就只不爱听‘战争’两个字,还有两个字就是‘离盟’。爸是一天到晚地‘战争’‘战争’,到我家来看他的那些朋友,也是一直嚷着什么‘嵩塔儿要塞’,什么‘州权’,什么林肯,把我厌烦得简直要嚷起来！还有现在一班男孩子，也都是满口的战争。所以今年春天什么宴会都没一点儿味道，因为大家什么都不谈，专谈这个了。幸亏佐治亚州是过了圣诞节才离盟的，不然的话，怕连圣诞的宴会也给毁了。你要是再讲一声‘战争’,我就马上跑进屋子去。”

她讲这话是认真的，因为人家谈话要是不拿她自己当做主要的题目，她就不耐烦得很。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却是笑嘻嘻，故意把一对酒窝儿装得深些，并且将一圈粗黑的眼睫毛飞舞得跟蝴蝶儿的翅膀一般。她这种姿态，原是存心要那两个男孩子着她的迷，而他们果然都着了迷了，便连忙向她道歉，说他们不应该使她感觉到厌倦。他们并不因她对战争没有兴味便看不起她，反而因此

① 南北战争时，南部离盟之后自相结盟以与北部对抗之十一州。

特别把她看得重。他们以为战争是男人的事，不是女人的事，因此他们就把她的这种态度看做她富有女性的一个证据。

她既施展了战略,将‘战争’这个厌人的题目挡了开去,便把兴味重新灌注到目前的问题上来。

“你们这回又被开除,你们的母亲怎么说呢?”

那哥儿俩听见这句话，便回想起三个月之前，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是怎样一种举动，顿时脸上显出一点不舒服的气色来。

“噢,”司徒说,“她还不曾有机会说什么呢。今天早晨她还没有起来，谊谟跟我们就都出门来了，谊谟是到方家去的，我们就到这儿来。”

“昨天晚上你们回家的时候她也没有说什么吗？”

“昨天晚上我们运气好得很。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，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定的那匹雄马送到了，家里正被它闹得天翻地覆。那马是个大个儿——真的威武得很,思嘉,你得叫你爸爸马上过去看一看才好,——路上竟把那马夫踢了一个大疙瘩，又把琼斯博罗车站上的两个黑小子也踩坏了。我们还没到家，它竟把咱们的马房也差点儿踢翻了，马房里原拴着的一匹草莓儿，也给它弄得半死了。我们跑进门，妈正在马房里，拿着一口袋的糖在那里喂它，已把它的火性儿慢慢平下去了。几个黑人儿都躲得远远的，巴着眼，吓坏了，可是妈正跟那马在说话，仿佛它是老朋友似的，那马也乖乖地在她手里吃东西。真是,弄马的事儿谁也弄不过妈的。她一看见我们,便说:‘我的天,你们四个怎么又回来啦?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瘟得厉害呢！’在这当儿，那马重新又喷起鼻孔竖起牌楼来，她便说:‘给我滚开去罢!不看见它在发脾气吗,我那宝贝儿?等我明儿早晨来打发你们四个吧!’以后她就去睡了,今天我们一早就出来,只留保义一个在家里跟她对付。”

“你想她会打保义吗?原来思嘉早已听见人家说,汤太太对于这么大的儿子还是要打的，有时事情闹大了，竟会拿马鞭子抽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们，她心里总有些莫名其妙。

这位汤太太小名叫芘莉，是个勤劳苦作的女人。她手里有着一大片棉花地,一百个黑奴,八个儿女,还有一大片牧马场,在全州里要算首屈一指。她的脾气本来很暴躁，再经不得这四位少爷常常出岔子，所以动不动就大发雷霆。她平日对于自己的马和自己的奴隶，是决不容人家打一下的，至于这四位少爷，她觉得偶尔给他们吃一顿鞭子，算不得什么。

“当然她不会打保义的。她从来没有打过他，一来因为他是大儿子,二来因为他是个矮脚鬼。’司徒说这话时,对于他自己那副六英尺二英寸高的身材颇有些得意。“今天我们把他留在家里跟妈解释，也就是这个缘故。不过老天爷知道。妈像这样打我们，总不像话,总望她改了这脾气才好 我们是十九岁了,谎谟二十一岁了,她还当我们是六岁的孩子呢。”

“明儿卫家请的大野宴，你母亲会骑那新买来的马去吗？”

“她本来要骑它去的,可是爸爸说那马太危险了。无论怎样,咱们家的那几个女孩子是不会让她骑去的。她们说过，她总至少得有一次宴会要装得像个太太的样子坐着车去，不能老是骑马的。”

“我希望明儿不下雨才好,’思嘉说。“这一个礼拜差不多天天下雨。要是把一个野宴变成了室宴，天下没有比这再扫兴的事儿了。”

“哦,明儿天会好的,而且一定热得像六月里一般。’司徒说。“你就看这落日罢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再红的落日。天气是常常可凭落日测定的。”

说着，他们都把眼睛朝向郝家那片一望无际的新垦棉花地，一直望到那条红色的地平线为止。这时候，太阳变做了一团血红的波动物，正向燧石河对岸的山背后落下去，于是那四月白天的温热，就渐渐减退成一种微弱而芬芳的清冷了。

那一年的春来得很早，只不过经过几番急骤温和的春雨，便见那粉红的桃花，和雪白的山茱萸花，把远处的山巅和近处的河畔，

霎时都渲染成一片锦绣了。耕地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毕，那些新翻起来的泥土本来带红色，现在经这血红的落日一照映，便显得红上加红。可是那红色又有分别，在畦顶凸处的是浅红、粉红，在畦沟凹处的是银红、猩红和赭红。那些白粉砖墙的庄屋，恰像是一片红海里点缀着的一座座岛屿，而那一片红海则像一直在波涛汹涌，起伏无定，惟有那沟畦折断的处所，才像是潮头忽落而变为伏波。原来佐治亚州北部的垦地，和别处有些不同。这里并没有很长很直的畦塍，不像中部平坦的黄土地，也不像海滨滋润的黑土地，这里是山麓区域，地势迤逦而下，所以被开做无数的曲线，以免那肥沃的泥土被冲进河底里去。

论土质，这里是一色绯红的红土，雨后红得同鲜血一般，旱天便是满地红色的粉末，所以是全世界最好的棉花地。这里有白色的庄屋，有安逸的田地，有懒洋洋蜿蜒而流的黄泥河水，可以算得是一片安乐土，但是同时也是一片差异极显著的土地，因为这里既有天底下最最光耀的阳光，也有天底下最最幽暗的阴影。那一片片已经清出的垦地，和绵延数里的棉花田，都对着一个温暖的太阳微笑，现出了和平宁静的神情。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，都有许多处女森林竖立着，虽在最最热的中午时分，也是幽暗而阴凉的，看起来有些神秘，并且带几分凶恶，仿佛那些呼啸的长松是在那里忍耐地等待，是在那里感慨地威胁，说道："当心，当心，你们本来是我们的。我们还是要把你们拿回来。"

当时走廊上那三个人的耳朵里，传来了哒哒的蹄声，缰辔相触的锒铛声，以及黑奴们尖利的浪笑声，因为那些在外作活的人手和骡子都从田里回来了。同时从屋子里飘出了思嘉的母亲的柔和声浪，在那里呼唤那个管钥匙箩儿的小黑女。便听见一个尖脆的女孩子声音应了一声："来啦，太太。"接着就是一阵脚步声从背后的过道里向熏腊贮藏室那边响了过去，原来郝太太到那里去分配食物，预备给作活的人们吃饭了。再后便是一阵瓷器和银器玲琅喀嚓的声音，那是兼充食事总管的管家阿宝在那里铺排食桌。

那哥儿俩听见最后这一种声音，知道是该动身回家的时候了。可是他们很怕回去见母亲的面，因而迟迟疑疑地舍不得走开，一心盼望思嘉留住他们吃晚饭。

“你听我说，思嘉，我们谈一谈明儿的事罢，”伯伦说。“明儿的大野宴和跳舞会我们事先不知道，可是明儿晚上你跟我们的跳舞还是要多来几回的。你没有答应他们罢？”

“怎么，我答应了的！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回来的呢！我不能专为服侍你们两位，便去冒着做壁花[1]的险呀。”

“你会做壁花！”哥儿俩哄然地笑了起来。

“听我说，亲爱的，你得和我第一个跳华尔兹，和司徒末了一个跳华尔兹，你得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我们也像上次一样，到那台阶的平台上去坐着，再去找那金嬷嬷来替我们算命。”

“我可不爱听那金嬷嬷算命。你总还记得，她说我将来要嫁一个男人，头发漆黑的，黑胡子长长的。我可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。”

“那末你是喜欢红头发的了，是不是？”伯伦傻笑道。“现在不要管他，你且答应我们的华尔兹跟晚饭罢。”

“你要是答应我们，我们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司徒说。

“什么？”思嘉嚷了起来，因为她听见‘秘密’两字，马上跟小孩子一般活跃起来了。

“你说的是咱们昨天从亚特兰大听来的消息吗，司徒？如果是那个的话，咱们答应人家不告诉人的。”

“嗯，那是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的。”

“什么小姐？”

“喏，就是卫希礼的姨妈，住在亚特兰大的韩白蝶小姐。她就是韩察理跟韩媚兰的姑妈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一个傻老太婆，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第二个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回家的火车，她坐着马车

① “壁花”是指跳舞会里靠墙壁坐着而不参加跳舞的人。

打车站经过，看见我们，就停下来跟我们谈天，说是明天晚上卫家的跳舞会里，要宣布一桩订婚的事件。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的，”思嘉失望地说，“就是她的那个傻侄子韩察理跟卫蜜儿订婚呀。这事人家已经谈了几年了，总说他们两个不久要结婚，可是察理的态度老是那么温吞吞，似乎并不怎么热心。”

“你当他傻吗？”伯伦问，“上个圣诞节你还让他跟你尽缠尽缠呢。”

“他要缠我也没有法儿呀，”思嘉毫不在意地耸耸肩头，“我看他是婆婆妈妈得厉害。”

“可是明儿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订婚，”司徒胜利似的说，“却是卫希礼跟察理的姊姊媚兰小姐的订婚。”

思嘉的脸色并不变，可是嘴唇皮白了，像似一个人受了一下突然的打击，并且因这第一下的振动过于猛烈，以致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发生似的。她瞠视着司徒，脸上非常平静，司徒是向来没有分析的头脑的，总以为思嘉因这消息来得突然，不免惊异，并且觉得很有兴趣罢了。

“白蝶小姐告诉我们，这桩事情本来是要等明年宣布的，因为媚兰小姐的身体不大好，加上近来战争的谣言很盛，两家大人都主张让他们早些结婚，所以决定明儿晚上在宴会上宣布。思嘉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秘密告诉你，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。”

“当然，我是愿意的。”思嘉机械地说。

“还有华尔兹，也全答应了？”

“全答应了。”

“你真好！我可以赌咒，明儿那些男孩子一个个都要发疯了呢。”

“让他们发疯好了，”伯伦说，“咱们有两个，可以对付他们的。你听我说，思嘉，明儿的野宴你一定要跟我们坐在一起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司徒把这请求重复了一遍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 当 然 。”

哥儿俩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心里乐不可支。可是不免带几分惊异。他们在思嘉的追求人当中，虽然自问还算受欢迎，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百依百顺过。平常的时候，她总尽管让他们哀求恳乞,决不肯痛痛快快地回答一声‘ 是 ’或‘ 否 ”,他们发脾气了,她只是笑,他们光火了,她装得越发冷漠。现在呢,她已把明儿这一天简直全部答应给他们了，野宴跟他们坐在一起，全部的华尔兹都跟他们跳（其实他们料到明儿跳的舞就只有华尔兹），宴会的休息期间也答应给他们。照这么看起来，他俩此番从大学里开除出来，不是大大的上算吗？

他们既装满了一肚子成功的热望，便越发赖在那里不走了。哥儿俩越谈越起劲,谈着大野宴,谈着跳舞会,谈着卫希礼,谈着韩媚兰,谈着明儿晚饭请几个什么客,彼此闹着,笑着,抢着说话。像这样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方才发觉思嘉的话已越来越少，那种热闹的气氛有些儿变了。怎样变的呢？他们并不知道，只觉得方才那一种兴高采烈的气氛已经忽然消失了。思嘉对于他们的话已经不大注意听了，虽然她回答他们的话并没有说错一句。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形，他们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却也已经感觉到了。但他们还想在那里再赖一会，后来看看再也赖不下去了，这才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,看了一看表。

这时太阳已经沉到那一片新垦的原田，对岸的森林已经抛下长长的黑影。燕子像穿梭似地飞过了院场,小鸡、鸭子、吐绶鸡,有的扭扭捏捏，有的摇摇摆摆，有的昂头阔步，都从田里回家来了。

司徒吆喝了一声‘ 阿金 !’便见一个高个儿的黑孩子,同他们的年纪相仿，气喘吁吁地从走廊角里闪出来，向那吊着的马儿跑去。阿金是他们哥儿俩的跟班，也同那些狗一样，到处都跟随着他们。他是他们从小的伙伴，是在十岁过生日那一天赏给他哥儿俩的。那一群狗一见他去，便都从红泥土上爬了起来，静候着两位主人驾到。于是哥儿俩跟思嘉鞠了一躬,握过了手,告诉她说,明儿一早他

们先到卫家去恭候。说罢,就匆匆跑下了石径,骑上马。当他们跑上那柏树的夹道，便回转头挥着帽子，对她呼喊着。

他们一转过了那条泥路的拐角，陶乐垦植场的庄园就被遮掉了,于是伯伦在一簇山茱萸底下停住马。司徒见他停住,也停住了，那个黑小子便也在他们后面几步煞住马。那几匹马觉得缰绳放松了，便都低下头去嚼那柔嫩的春草。那一群猎犬也就在那软红土上坐了下来，馋涎欲滴地望着一群在暮色苍茫中盘旋的燕子。伯伦脸上露着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，并且带着一点温和的激怒。

“你听我说,”他说:“照你看起来,今天思嘉有没有要留咱们吃晚饭的意思？”

“我当是她会留的,”司徒说:“我一直等着她,可是她不邀请。你想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我想不出什么道理来。不过我看样子,她是应该留咱们的。今天是咱们回家的第一天，咱们又跟她好久不见了，而且咱们还有很多话没有跟她说呢。”

“我看咱们刚来的时候，她是很高兴的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

“可是刚才半点钟以前,她忽然不响了,好像她头痛似的。”

“我也看出来了,可是当时并没有注意。你想她是什么毛病？”

“不知道呀！你想咱们说的话里边有没有使她动气的地方？”

他们俩都想了一会儿。

“我想不出什么来。而且,思嘉要是动了气,人家都会看出来。她不像别的女孩子，她心里是藏不住东西的。”

“是啊,我就喜欢她这一点儿。她不像有些女孩子那么冷冰冰，有气只放在心里，她是什么话都会说出来的。可是今天的事情，一定是咱们说的话里边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。我可以赌咒，咱们刚来的时候她本来很高兴，本来要留咱们吃晚饭的。”

“你想不会是为咱们开除的事儿罢？”

“唉,不会的 别做傻子罢。咱们跟她讲这事儿的时候,她是笑

得什么似的，而且思嘉对于念书的事儿，也不见得比咱们看得多么重啊。”

伯伦在马鞍上转过身子，叫唤那个黑跟班。

“阿金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听见我们跟郝小姐讲的话吗？”

“不不，少爷！咱黑小子怎敢偷听您少爷的谈话呢？”

“偷听？我的天！你们这些小黑炭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。你这就撒谎。我当时亲眼看见你躲在走廊角里，蹲在靠墙一株茉莉花旁边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听见我们跟郝小姐说的话里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使她动气的，或是伤她感情的地方？”

阿金听见这么说，才晓得不是扳他的错头，便不再装了，立刻把他的黑额角头耸起来。

“不,少爷,俺没见什么话叫她动气。她像挺高兴见您,像惦记您，像小雀儿那么快活，可是后来讲到卫少爷跟韩小姐结亲的事，她就像小雀儿见到头顶有鹞子，勒住嘴啦。”

哥儿俩彼此看了看，点点头，可是还不十分了解。

“阿金的话对的,可是我还不懂为什么,’司徒说;“我的天 希礼对她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不过是个朋友罢了。她对希礼并没有什么热心。她热心的是咱们呀。”

伯伦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不过,’他说;“也许因为明儿要宣布订婚的事,希礼还没有告诉她。她呢,以为希礼是她老朋友,就不应该不尽先告诉她,因此动气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女孩子们对于这种事儿，总是看得很重的。”

“嗯,也许。不过,假使他没有把宣布订婚的日子告诉她,其实也算不了什么。这事本来是守秘密的，本预备突然地宣布出来，好让大家惊异的，而且男人对于订婚的事儿，应该有权利保守秘密，是不是？假如媚兰的姑妈不告诉咱们，咱们也到现在还不知道呀。至于他要跟媚兰结婚，思嘉应该早已知道的。你想，咱们几年以前

就已知道了他们卫家跟韩家向来是表兄妹做亲的，就像卫家的蜜儿要跟韩家的察理结婚，也是大家都已知道的。”

“好罢，这个意思我放弃。不过她不留咱们吃晚饭，我总有遗憾。老实说罢，我实在不愿意回去听妈训话。这回咱们被开除，已经不能算是初次了。”

“也许保义在家里，现在已经把妈的气说平下去了。你知道这鬼家伙的一张嘴是顶厉害的。妈要有气，他总是可以把她说平下去的。”

“是的，这他办得到，可得费一点儿时间。他得兜着圈子说话，等到把妈说糊涂了，妈才肯让步，才会叫他留一点嗓子等做律师用。可是这回，他怕还没有时间打开场锣呢。因为我可以赌咒，妈对于那匹新买的马一定还是很兴奋，一定要等坐下吃晚饭，看见保义了，才会把我们回家的事情想起来。那一顿饭，她一定愈吃愈有气。一定要等今晚十点钟，保义才会有机会跟她说话，跟她说明咱们的监督怎样侮辱咱们，以至咱们不能不走的情形。一定要等说到半夜，他才能把她说转来，使她对于那监督也动了气，以至于会问保义干吗不拿枪打死他。总之，我们不等到半夜是不能回家的。”

哥儿俩满肚忧郁地面面相觑起来。他们全不怕野马奔驰，也不怕拿枪决斗，更不怕邻舍家光火，惟有他们那位红头发的母亲训起来，以至于拿马鞭子毫不容情地抽他们的屁股，那是他们着实害怕的。

“那末，这么罢，”伯伦说，“咱们到卫家去罢。希礼他们一定高兴留咱们吃饭的。”

司徒现出一点不舒服的样子。

“我想不好。他们要预备明儿的大野宴，今晚上一定是很忙乱的，而且——”

“哦，我忘记了，”伯伦连忙说，“是的，不要去罢。”

他们喀喀了一声马，默默地骑了一会儿，司徒那棕色脸上泛起一阵羞惭的红晕。原来去年夏天以前，司徒一直都在追求卫家的英

弟，这是两家人家以及全区的人都赞成的。大家以为英弟的性情很冷静而深沉，也许对于浮躁的司徒可以发生一点影响。至少，这是大家都热烈希望着的。可是司徒正在进行的时候，伯伦却觉得不能满意。伯伦也喜欢英弟,但是觉得她过于平淡,过于柔顺了。他总觉得自己对于她不能发生爱情，因而不能常常陪伴司徒同去。这是他哥儿俩第一次发生趣味分歧，汤伯伦对于自己觉得无甚出色的女孩子，是不容他兄弟去注意的。

直至去年夏天，在琼斯博罗橡树林里的一个政治演说会上，他们突然发现了郝思嘉。她是他们几年前就认识的，而且自从他们做孩子的时候起，她就是他们顶顶喜欢的一个伙伴，因为她会骑马，会爬树，跟他们自己一样。但是此番见了她，想不到她已长成了一个大姑娘，而且标致得全世界要算第一，于是他们不胜惊异。

当时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的那双绿色眼睛多么会迷人，她的那对酒窝长得多么深，她的那双手足是多么的轻灵，她的那个腰身是多么的纤细。他们试用巧妙的言词恭维了她几句，便引起她轰雷一般快乐的笑声。他们以为她对他哥儿俩未免有情，于是不由得神魂颠倒了。

这是那双胞胎一生之中最可纪念的一日。以后他们谈起了此事，自己总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对思嘉的美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。正确的答案应该是：那一天是思嘉存心要他们注意她的。原来思嘉生就了一个脾气，决不能容忍人家爱别的女人而不爱她。这时她在演说会上看见卫英弟跟汤司徒在一起，那是她那好胜的脾气怎么也受不了的。于是她略施一点一箭双雕的伎俩，不但要把司徒抢到手，就连伯伦也要顺手牵羊地牵来，因此他哥儿俩居然都入她彀中。

当司徒追求英弟的时候，伯伦也在有意无意地追求一个女孩子,姓孟,叫嫘弟,洛夫乔伊人。现在他哥儿俩同时爱上了思嘉,那二弟当然都被丢在脑后了。但这是两雄不并立的事，终究要造成一成一败的局面，将来郝思嘉挑定了一个，那个失败者怎么办呢？这

是他哥儿俩不曾想过的，仿佛将来遇到这个问题时，自然而然会解决。至于目前，他们既已同心同德地对付同一个女子，便觉得心满意足，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从来不妒忌的。这一种局面，邻舍人家都感觉到很有趣。却叫他们的母亲担着一大把心思，因为她是不欢喜思嘉的。

“倘使那个小鬼挑上了你们哪一个，那就算哪一个该受活报应，”她说，“或者也许她两个都要，那末你们就得搬到乌塔去做摩门教徒①，可还不知道他们肯不肯收留你们。……我所担心的，就怕有一天你们两个都让那绿眼睛的小妖精迷住了，那就免不了自相妒忌，大家拿起枪来相杀。可是弄到这步田地，我倒也是巴不得。”

自演说那一天起，司徒一见英弟的面就觉心里不舒服。这并不是因为英弟责备过他的突然变心，或在态度神色之间流露过责备的意思。不，她并不是这样的人。可是司徒一见她的面，就自己觉得负疚，觉得心里不能安宁。他知道是自己先爱慕英弟的，也知道她到现在还是爱他的，因此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太不像个正经人了。其实他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欢喜她的，对于她的冷静的教养，书本的学问，以及所有纯正的品性，他都非常地尊敬。可是一经跟思嘉那种漂亮而善变的风度相比起来，就觉得她十分暗淡、十分没趣、十分呆板了。跟英弟往来的时候，是一直可以摸着她的意向在那里的，但跟思嘉往来，那就永远得不到丝毫的观念，这就足够使男人感觉到惝怳迷离，然而她的魅力也就在这里。

“那末，咱们到高恺悌家去吃晚饭罢。思嘉说嘉菱从查尔斯顿回来了。也许咱们还可以听到一点嵩塔儿要塞的消息。”

“嘉菱怎么会有消息！我可以跟你打个赌的。她是连那海港里有没有要塞也不知道呢，当然更不知道那里本来住满北佬儿的事了。她知道什么？知道跳舞会，知道找小白脸儿罢了。”

“那末去听听她那一套胡说八道也是好玩的。反正咱们得找一

① 摩门教主张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。

个地方躲一躲，躲到妈睡觉了才好回去呀。”

“嗨嘉菱我倒也欢喜,她倒真是好玩的,而且可以打听打听瑞珈罗的消息,还有查尔斯顿旁的许多人.可是,唉,要我再跟她那个北佬儿的继母坐在一起吃一顿饭，那我就不是人了。”

“你别这么恨她罢,司徒。她的心是好的。”

“我并不是恨她，我倒觉得她可怜。可是我对于我觉得可怜的人都不欢喜。有客人去,她老是那么巴巴结结,想叫你适意,可是话说得太多了，巴结过度了，反而觉得处处都叫人难受。我在那里总觉得局促不安！并且她把咱们南边人当做蛮子。她跟妈都这么说过。她怕南边人,咱们每回在那里的时候,她老像吓得要死似的。我想起她来，好像是一只瘦骨嶙嶙的母鸡，蹲在一张椅子上，一双眼睛骨碌碌地吓得什么似的，好像谁要有一点儿动静，她就会拍起翅膀叫起来似的。”

“不过呢，你也不能怪她。你是拿枪伤过恺悌的腿的。”

“不过,那一次是我喝醉了,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那么,’司徒说，“而且恺悌自己倒并不怎么恨我。嘉菱、累福跟高先生也都不怎么。惟独那个北佬儿继母那么哗啦哗啦的，说我是个野蛮人，说上等人跟野蛮的南边人在一起是很危险的。”

“不过,你还是不能怪她。她是北佬儿,不懂礼貌的,而且你打伤过她家的恺悌，他到底是她的继儿子呀。”

“不过,嗨.那也不能就算是她应该侮辱我的理由啊!你是妈的亲生儿子，可是那一次方东义打伤你的腿，她发过火吗？一点儿都没有。她只请老方医生来把你包扎起来，并且问那医生说，东义的枪法向来很准，这回为什么会误伤人的？又说大概东义喝醉了，所以瞄得不准了。你总还记得她这句话使得东义多么难受罢？”

哥儿俩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妈是了不起的脚色呢!’伯伦带着夸奖的语气说.“她在大庭广众之前，总能处置得很适当，不会叫你失面子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今晚上咱们回家去，怕是要在爸爸跟妹妹们面前

叫咱们大大失面子了呢，”司徒忧郁地说：“你看罢，伯伦，我猜这事儿的结果是叫咱们去不成欧洲。你记得妈说过的，要是咱们再从哪一个学校开除出来，咱们就不能参加大旅行了。”

“嗨，那是咱们不管的，是不是？欧洲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可以赌咒，他们外国人拿得出来的东西，都是咱们佐治亚州自己有的。我可以赌咒，他们的马没有咱们的快，他们的女孩子没有咱们的标致，我又知道他们的大麦烧酒，也是没有哪一样能叫咱们爸爸喝得过瘾的。”

“卫希礼说过，那边有不少的风景跟音乐。他是喜欢欧洲的。他老是谈起它。”

“嗯，卫家人的脾气咱们是知道的。他们对于音乐、书本、风景这类东西都非常欢喜。妈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父从弗吉尼亚来的缘故。妈说弗吉尼亚人对于这一类东西都看得很重。”

“让他们去欢喜好了。我就只要有好马可骑，有好酒可喝，有一个好女孩子可以追求追求，还有一个坏女孩子可以玩笑玩笑，就让欧洲给谁拿去都不管。……咱们干吗要可惜什么大旅行？假如现在咱们是在欧洲，家里战争已经起来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是咱们一时回不得家了。我宁可去战争，不情愿到欧洲去。”

“我也是的，随时都可以去参战。……嗯，伯伦，我想起一个吃晚饭的地方来了。咱们骑过烂泥场去找温艾伯，告诉他咱们四弟兄都回家了，又预备去操练了。”

“这主意倒好！”伯伦热情地嚷了起来：“而且还可以听听营里的消息，打听打听他们的制服到底决定用什么颜色。”

“假如是用法国步兵服，那我王八蛋才去入伍。穿起那种风篷一般的红裤子来，我就像个娘儿们了。那种裤子真像是娘儿们穿的。”

“少爷，您去找温少爷吗？”阿金插嘴说：“要那么，少爷们会吃不到好晚饭。他家厨子死啦，新厨子还没买到。现在他们随便找人弄吃的，他家黑小子说，弄得再坏也没有了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